

名家

独自倾心

■ 许江

莫朴先生是我们的老院长,也是我尊敬的长辈。他的一生是一本人生大书,充满了磨难又充满了坚强,充满了激情又充满了悲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独自倾心向太阳》,借了北宋刘敞的诗“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太阳”。用葵花来比喻他们这一代人始向党、向艺术、向太阳的一颗心。

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参加上海国难宣传团,到西北和内蒙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宣传,回到江南后投身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1941年参加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在那里进行教学和创作。1943年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949年,他参与迎接解放军入城,与队友首次在天安门上设计并布置了大红灯笼。后来到杭州,从此与中国美术学院紧密相连。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教室走廊上,当时他正在扫地。我非常惊讶,这是一个什么学校?扫地的人都这样气宇轩昂。莫朴先生个子很高,扫地也有一股气势。过了几天他不再扫地了,又过了几天,他坐在台上,我们才知道这是新的院长莫朴先生。

莫朴先生一生两次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重要的职务,两次都是“解放”。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学校的副院长、教务长。那个时候百废待兴,他们这一代人怀揣着理想指点江山,在外西湖时代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学校和整体的教学系统,建立起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催生了浙派人物画的诞生,为解放之初学校的兴起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次“解放”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从扫地的岗位一下子来到了学校的领导岗位,高度重视学报、图书

馆、美术馆的窗口作用,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我印象很深,他们那一代人把学校计划买车子的钱买了一批外国的画册。这批画册今天来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打开了一代年轻人看向世界的视野。后来他年龄大离开教学岗位,又安排从上海调来肖峰老师,为后来美院的发展打下基础。所以,他在美院两次“解放”的重要关头力挽狂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美术学院有两条学术脉络:一条是以林风眠先生为代表的“中西融合”,另一条是以潘天寿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出新”,其实还有第三条非常重要的脉络,就是江丰、莫朴先生这一代人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三条道路中,林风眠先生强调东方新艺术的使命,潘天寿先生强调伟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莫朴先生强调扎根大地。这个大地既是现实的大地,也是时代的大地,强调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的伟大创造。

1957年,他在《美术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彩墨画系安排素描和临摹作业的问题》一文。这是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篇长文,强调了素描的重要性。他认为素描不仅是要把形画准,更是要去观察和表现大自然无限的层次,进而从大自然中寻找艺术的语言,培养起自己的感情,然后通过绘画的对象来表达思想和感情。他强调这种素描应该贯彻到所有学科,包括中国画。莫朴先生既强调素描背后的研究和思考方法,又强调向中国传统学习的重要性,强调临摹的重要性,同时极力提倡写生。实际上,这后面就是中国传统文人师造化、师古人、师本心的完整思想脉络。

莫朴先生经历了苏州艺专、上海艺专和中央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素描上

受到徐悲鸿先生的熏陶,色彩上受到颜文樑先生、刘海粟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但骨子里对他影响最深的导师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把艺术看作一个刺向黑暗统治的匕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1941年,他在华中鲁艺大门口的迎壁墙上画了《沿着鲁迅的创作道路前进》的大幅彩色壁画,画面内容是鲁迅先生指引一群青年向前迈进。“朴直向阳”这个展览中也有好几幅他画的鲁迅先生,非常精彩。

1942年他创作了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共有111幅。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苏区,他遵循主席的教导,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这件作品线条饱满,构图有力,形象朴实,是中国新兴版画早期创作的史诗之作。他的油画《清算》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画起来的,基本是用木刻的方法和简单的色彩来表现农村斗地主的场面,整个构图围绕着核心指向,灼灼其华,充满了力量。今天广为传颂的《入党宣誓》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放在油画系资料室里,这张画最重要的是用光,一片黑暗中,几个共产党人在宣誓,通过一瞬间的朴实展示了神圣时刻,这种用光来引领整张画的效果非常成功,是学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还有非常重要的《南昌起义》。巨大的画面人群,以总理为首,用光把这批革命志士召唤起来。在这之前,莫先生和李震坚先生合作了一张《南昌起义》,有照片,但原作找不到,所以他在1957年接受任务后,想尽办法要画出来。也就是为了这张画,他付出了惨痛的教训。

看了莫先生的许多作品,我觉得有两点值得学习。第一,莫先生对创作的认真态度。他画《南昌起义》,不仅有大量的资料,还画了满满的草图。他一生都

在创作,甚至在低谷的时候,依然守在很小的房间里默默地画画。第二就是绘画的缜密性。他画得很准,《清算》那么大的场面,构图就围绕着中心,《入党宣誓》通过整体性把红旗和灯光融在一起,温暖所有人的心。

莫朴先生一生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在坚守、在发展,既建构学校的整个教学秩序,也指导着他一生不断前行。他长期一个人住在杭州,他的太太孙静先生在莫朴先生去世之后,曾经写过一部回忆录,说到因为两地分居,她根本不知道莫先生在杭州受到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莫先生也始终没有在家里谈这些。我读了那段文字非常感动,忍不住潸然泪下。但是莫朴先生始终坚定革命信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被调到附中工作,青年学生吴启亚去参军,向他告别的时候,看他正坐在床边画画。莫朴先生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所以在莫朴先生这一代人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一种革命的信念,一种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信念,一种把这种信念贯穿到学院建设、贯穿到自己艺术当中的一种精神。

为莫朴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名叫“朴直向阳”。“朴直”是莫朴先生最典型的性格,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弯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凛然正气一身。我们学校几代人都遭遇了生命磨难,历史充满沧桑地眷顾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人性的坚强。他们的一生荆棘密布却又独自清新。苏东坡先生《定风波》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想这首诗正是莫朴先生的写照。

■ 刘忠民

爷爷腿瘸,那是他当年送鸡毛信时落下的枪伤。每到胜利日,他便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抚摸着伤腿,看向很远的地方。

“那时候啊,我才15岁。”爷爷声音沙哑,像秋风扫过枯叶。

那是1943年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面对日军铁壁合围的封锁,爷爷这个“老交通”依然坚持战斗。

“鸡毛信可不是一般的信。”爷爷对我说,“信上插一根鸡毛是急件,两根是很急,三根就是要命的大事,就是拼了命也要送到。”

我小时候不懂事,还笑问:“为啥不用鸽子送信?多省事。”

爷爷摇摇头:“鸽子认路不认人,咱们的信,既要认路,更要认人。”

那年秋天,日军进山扫荡,爷爷接到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信。

“那信薄薄的,就一张纸,可我捏在手里觉得有千斤重。”爷爷说,“队长拍着我肩膀说:‘这信关系到山里三百多人的性命,务必在天黑前送到王家峪。’”

爷爷把信塞进裤腰,揣了根红薯,又抓了把土抹在脸上,就出发了。

“一路上枪声不断。”爷爷说,“我猫着腰,专走没人走的沟渠、小道,虽然加着小心,但还是碰到一队鬼子的巡逻兵,他们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过去,我趴在一堵大石头后面,大气不敢出。”

最险的是过一条河。原本的石桥已经炸断,爷爷只能泅水过河。

“水冷得刺骨,我咬着牙往对岸游。快接近岸边时,身后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溅起老高的水花。”爷爷说,“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拼命潜水,肺都要憋炸了。”

信安全送到时,爷爷才发现腿上中

爷爷送过鸡毛信

枪了。他轻描淡写地说:“就擦破点皮,没啥大事。”

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及时传递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让鬼子的行动落了空,救下了整个后方医院的伤员和医护人员。

“送信回来,队长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面。”爷爷边说边咂嘴巴,仿佛那面的香味还在嘴边回荡。

胜利后,爷爷领到了一枚奖章,他收下后就珍藏了起来,从不佩戴。

“该获得奖章的不是我,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爷爷说,“隔壁村的小柱子,送信时遇上鬼子,宁死不屈,抱着鬼子跳下了山崖,那年,他才16岁……”

每到胜利日,爷爷就把当年送信的路重走一遍。后来腿脚不便了,就让我搀着他,缓慢地走上一段。

“你看这棵老松树,当年我爬上树梢躲过搜查。这块大石头后面,我歇过脚,啃过冰冷的窝窝头。”

一路上,爷爷絮絮叨叨地讲着,不像是在对我说,倒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去年,爷爷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那枚从未戴过的奖章,还有一根已经发白的鸡毛。

今年,我代替爷爷又走了一次那条路。如今的山已经变了模样,修通了公路,架起了高桥,凿穿了隧道。但站在那棵老松树下,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小的少年,正机警地环顾四周,然后猫着腰快速奔突,很快湮没在大山深处。那少年怀里揣着的,不仅仅是插着鸡毛的信,更是一个民族的不屈和希望。

那根发白的鸡毛,我小心地收好。它会提醒我,也会提醒我的孩子,曾经有一个不怕死的15岁少年,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枪林弹雨中,不止一次地送过鸡毛信。

臭鱼和鲜蔬

■ 钱国丹

很多人爱吃臭菜肴,比如黄山的臭鳜鱼、绍兴的臭豆腐、台州的臘肉臭菜头。

台州、温州两地嫌“臭”字难听,把这个“臭”叫作“臘”(读wěng);这个臘,是指腐而不败,臭也香醇。以前,不新鲜的鳓鱼很便宜,我们买下腌制一下,放上人家酿酒废弃的酒糟,在坛子里封存半个月,任其发酵。这样制作出的酒糟鳓鱼,不但细刺软绵不卡喉,连脊梁骨都一节节酥出油来了。

我们家乡有首童谣,关于蔬菜的:阿一鼓个肚,阿二出白芋。阿三就怕老,阿四戴铁帽。阿五团团扭,阿六连根揪(读lóu,这里的“揪”即“挖”)。阿七长牛角,阿八挂零落。阿九打九刀,阿十着红袍。

“阿一”指的是南瓜,它圆圆的,鼓鼓的,若评选“大肚冠军”,非它莫属。“阿二”说的是冬瓜,谁让它全身长满又白又细又软的绒毛,可不像“白芋”了么?“阿三”指的是丝瓜,丝瓜怕老,老出筋络来不能吃,只能用来擦锅底了。“阿四”便说到茄子了,它那蒂头,就颇像武士戴的铁帽。“阿五”说的是芥菜,芥菜特能长叶,一圈圈地不停长,所以不会整棵拔了吃,而是剥(我们家乡说“剥”)扭它外围叶子,隔三差五、转着圈地“扭”,可不是“团团扭”么?第六指的萝卜了,不管是红萝卜还是白萝卜,地下茎长而脆,要把它全须全尾地挖出来,颇要花点力气,要不怎么说“挖出萝卜带出泥呢”?第七是指菱角了,那对弯弯尖尖的角,像极了缩小版的牛角。“阿八”指的是豇豆,它们一对对簇簇错落有致地挂着。“阿九”说的是刀豆,那狭长的摸样,真像一把小型西瓜刀。最后那个穿红袍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荔枝瓜了。

仰望远天,环视四野,远山的鸟叫声让我一惊,它在提示我?我的目光循声而去,我的目光跨过芦苇,跨过村舍,跨过古树跨上山脊寻觅着,我不知道与防风山遥相呼应的禺山上,是否保留着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子昂碑”?我暗想登临此山,能否发现春秋时代“筹度面势,以营隐居”的越国大夫计然的身影?能否辨出当年以填词闻名的姜夔的足迹?

再度仰望远天,再度环视四野,此刻已是一枚落日浮水中,满湖瑟瑟满湖红。那山那树那芦苇那水草那小舟那飞禽……似乎镶嵌了一道耀眼的金边。我看见水面上芦叶上鸟翅上枝条蔓藤的紫藤上和星星点点的野花上……那布满的野趣水一般弥漫着,一种种植于山水间的自然美雾一般充溢着,没见过这样的美,浓郁得几乎要把我粘在芦苇上!

夕阳下,我转身远眺,我惊异,还是那只白鹭从远山飞来——飞到我头顶,又调头向远山飞去。我那紧紧跟踪的目光紧紧追随,不一会,我发现我的视野中——那座防风山模糊成一个远古的巨人——防风氏,我的心狂跳不止!然后,我尝试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向他发去“短信”:我拍响水面、拍遍芦苇、拍动竹叶、拍飞禽鸟……我相信巨人能领会我的意思:请他不辞辛劳,代我日夜守望,监视山水、监管草木,原汁原味地保护好这美丽的湖!

我12岁那个夏日的傍晚,大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疲惫的吆喝声:卖黄鱼啰,卖大黄鱼啰!

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时候敲梆黄鱼很多,海鲜贩子挑着一对扁圆形箩筐走街串巷,隔三差五要吆喝到我家门前。

因为没钱,母亲基本是不买的。

但那一次我实在馋得不行了。我喊:妈,买黄鱼吧,买条小小的黄鱼吧。母亲照例装没听见。可鱼贩子进了我家大门,把鱼筐歇在檐廊上,摘下草帽扇风,一边继续吆喝。

妈在里屋忙她的,继续装没听见。我扯着嗓子大喊,妈才不紧不慢地出来。她掀起盖鱼的那张湿湿的小破席片,几条失去黄色的黄鱼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迫不及待地“拦腰”抓起一条——妈教过我,抓鱼要抓腰,鱼身子能像板那样挺着的是新鲜鱼。

可我手中的黄鱼不争气地耷拉下来,它的身体也完全失去弹性,以至于我把它放回筐里时,鱼身上我的几个指印清晰可见。

“这鱼‘臘’了!”妈一脸嫌弃。鱼贩子说,天这么热,从清早卖到现在,总归有点“臘”了,可膳食能鱼也强过鲜菜呀——便宜卖给我。

也许是闻到鱼腥味了,弟弟跑出来了,妹妹也跑出来了,我们齐声喊着:买鱼买鱼,我们要吃鱼!我们越喊越勤,越喊越高亢,喊或有眼有曲调了。

妈终于妥协了,买了一条完全失去黄色的软耷耷的黄鱼。

妈让我去收拾鱼。我把这条鱼放在砧板上,开始刮鳞,我刮一下,鱼好像怕疼似的缩了下身子。我快速地刮着,鱼身皱起了层层波浪,仿佛鱼皮里装的不是鱼肉,而是半流质的东西。终于把鱼鳞刮得差不多了,开膛挖了鱼肠子,我开始将鱼切块。菜刀有点钝,一刀下去,鱼皮没破,而鱼肉却被刀的压力挤压在了砧板上。我喊:妈,这鱼肉跑出来了啊!妈说,塞回去!于是我抓起粥状的鱼肉,一点点塞回到鱼皮里。再切第二块,这一下鱼脊骨都露出来了。我又喊,妈!鱼脊骨都露出来了哇!妈说,喊什么喊,是你死活喊着要买鱼的——把鱼肉塞回去!

这鱼也怪,都腐成这样了,我却嗅不到它的臭味。

母亲来烧鱼。她小心翼翼地捉起被我弄得残缺不堪的鱼块——生怕鱼肉又掉出来,小心翼翼地往油锅里放。

鱼熟了,基本上皮肉分离,就一锅鱼糊和鱼刺。我心存疑虑,这鱼还能吃吗?我夹了一筷子,咂着。这鱼显然没新鲜的那么美味,但不难吃,而且可以说,还相当好吃!

围着饭桌,一家人狼吞虎咽起来。我们的筷子都回避了冬瓜和茄子,全都伸到鱼碗里。

这顿饭后,全家人都浑身舒泰,没有一个人闹肚子的。

母亲终于有了笑意,说:其实我明白得很:膳食能鱼也赛过鲜菜!

艺境



跟踪白鹭

现,早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在地球北半球的多数水域已分布莲属植物。文字记载中国植荷史已有3000多年,然根据上世纪70年代初浙江与河南发掘古代文化遗址时发现的古莲子分析,中国的植荷可追溯到5000年至7000年以前。

我知道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荷花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诗经·陈风》记有“彼泽之陂,有蒲有荷”,诗中以荷花和香蒲比喻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我知道“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是《离骚》中的诗句,是屈原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高洁追求时所吟唱的。

哦,荷花真美!美得让人惊羡,让人心跳!在我面前,我突然觉得美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让人兴奋、让人愉悦的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敬畏,甚至发怵——不敢上前!我不知道当年的李白、李商隐怎么忍心折荷赠荷送情人?在我看来,荷花乃是纯真、清纯的美少女呵,你可以观赏,但不能动,更不能去攀折、去伤及!

船移景换,痴痴凝望一张张肥笃笃、绿油油的莲叶,总觉得眼下的大湖是个绿色草地,草地上坐着万千儿童,万千儿童打着万千绿伞。绿伞下,似有脆脆的歌声、甜甜的笑声和朗朗的书声……不时传来。真想头顶莲叶的我,好奇地被一个个滚圆的水珠吸引住;水珠在“伞”面上快乐地晶莹着,剔透着,滚来滚去,逗得太阳和她一起滚动……

蓦然间,“哗——”的一声,一只白鹭(是先前的那只?)在我目前惊飞,把我从李商隐老夫子的凄美之情中拉回到现实中。我的两道目光恰似两片光羽跟着白鹭追踪飞行。

站在船上,举目眺望,清碧的湖面摇曳着繁茂的芦苇,芦苇丛中“幽”着一个个茅屋,青黛的远山上,分布着古意

甚浓的村舍,水岸边飞禽戏水、渔人撒网,遍野的花朵一个劲地在风中笑播芬芳……完全是一幅令人迷醉的水山花鸟画。人在“画”中行,身上似有几分“墨感”,我想忖那开阔深远的意境、鲜活艳丽的颜色乃至或虚或实或枯或焦的线条,都被清代著名画家、新市人沈铨画进了自己的佳作?沈氏笔下那高古超拔的意趣,全取自下渚湖和湖东西两侧的防风山和禹山?

下渚湖,天然去雕饰的湖,还人于童真的湖,还人于天趣的湖。沉迷于下渚湖的我,似有朵朵浪花溅起在脑海里,我从远处那小舟那渔民的影像中想到大作家马克·吐温是一名船长,曾在密西西比河航行,他在写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一直烙在我的记忆中。他说,有时候的